

電影劇本叢書

上 甘 嶺

林 杉 曹 欣 著
沙 蒙 肖 茅



藝 術 出 版 社

电影剧本叢書

电影藝術編譯社編

上 甘 嶺

林 杉 曹 欣 著
沙 蒙 肖 茅

藝 術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上 甘 嶺

林 杉 曹 欣 著
沙 蒙 竹 茅

电 影 藝 術 編 譯 社 編

*

藝 術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局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八号)

北 京 東 四 條 胡 同 四 号

机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字 數 : 67 千

開 本 $317 \times 437 \frac{1}{32}$ 印 張 $3 \frac{5}{16}$ 插 頁 2

一 九 五 六 年 五 月 北 京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六 年 六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

印 數 0001—10000

定 價 (平) 0.32 元

內 容 說 明

这是一部反映偉大的中國人民志願軍英雄事蹟的电影文学剧本。

剧本以世界聞名的上甘嶺战役為題材，描寫了我中國人民志願軍保衛祖國、保衛亞洲及世界和平的堅強意志，充分顯示了他們高度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

剧本描寫了朝鮮战場上我人民志願軍英勇戰鬥的精神。美國侵略者在上甘嶺地區發動了所謂大規模攻勢，先後出動了三万多兵力和大批飛機坦克，來奪取只有三平方公里的上甘嶺陣地，但是由於英勇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部八連，展開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坑道戰，他們以二十四個晝夜，消耗了敵人大批有生力量，使敵人不能前進一步。他們同兄弟連隊一起守住了上甘嶺的各個坑道，得以使我主力部隊爭取時間作好戰鬥準備，並在朝鮮人民的支援和朝鮮人民軍的配合下，進行了大反擊，從而創造了軍事上的奇蹟。

剧本還塑造了八連連長張忠發、七連指導員孟德貴的英雄形象，頌揚了他們高貴的品質。同時也塑造了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小通訊員楊德才的鮮明形象，給人以極深刻的教育。

統一書号：10022·54

定 价：0.32 元

內 容 說 明

电影文学剧本《阿娜尔罕》是描写一个維吾尔族貧农女儿翻身

的故事。

阿娜尔罕是一个美丽、善良的維族姑娘。解放前她深受地主、神权的重重压迫，因为反抗恶霸地主烏斯滿的霸占，竟逼得她家敗人散，最后甚至連她最心爱的丈夫也被逼出走。新疆和平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維吾尔族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新生。阿娜尔罕也在土改工作队的启发、教育下，和維族劳动人民一起勇敢地与恶霸地主、反革命展开了斗争，斗倒了大恶霸烏斯滿，获得了彻底的翻身解放，与心爱的丈夫、勇敢的庫尔班重新团聚。作者生动、細膩地描写了主角阿娜尔罕苦难的命运和爭取解放的历程。剧本情节曲折，結構严谨，故事引人，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

这部电影文学剧本曾先后两次发表过；前后有許多重大修改，这里出版的是經作者最后校訂的定稿。北京电影制片厂根据这个剧本正在摄制彩色故事片《阿娜尔罕》。

封面設計：关景宇

統一書號： 10071·597

定 价：(7) 0.37 元

1

一九五二年秋天。

朝鮮，巍峨峻峭的上甘嶺陣地主峯，在砲彈爆炸的濃密煙霧中，像巨人一樣屹然不動地矗立在羣山之中。

敌人的远射程砲向这个陣地猛烈地轟擊着。

主峯陣地上，一陣陣的砲彈爆炸震耳欲聾。高聳的石峯被重砲彈嘩啦劈開，接着像天崩地裂似的塌陷下來。主峯頂上那座突出的大崖石眼看着一寸寸地被削短，被擊成粉末。碎石的粉末像流沙一樣從斜陡坡上傾瀉下來。從大石崖半腰裏橫長出來的那棵焦爛了的大樹，現在連最後一片葉子也給打飛了。

敌方的砲火猛然向後轉移，美國兵就像潮水一樣一波緊接一波地向山頭陣地漫湧上來。陣地上，一片煙火，我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部七連的戰士們，伏在一段段被打塌的殘缺工事裏頑強地阻擊着敌人。滿身塵土的第七連連長和指導員把身子緊貼在大崖石上那棵燒焦了的大樹樁旁緊張地瞭望着。戰士們擲出的手榴彈、手雷、爆破

竿不停地在敵羣中爆炸，“小轉盤”瘋狂地吼叫着。

敵人衝上陣地來了。爬在連長身邊的指導員突然仰起身子高聲大叫：

“七連的同志們！共產黨員們！堅持住！”

後方的運輸公路旁邊，熱情的朝鮮老大娘和穿着長裙的姑娘們為志願軍設置了一個茶水站。茶水站對面，一個破爛的喇叭形的擴音器掛在一棵被砲彈打得光禿禿的大樹幹上。茶水站旁熙熙攘攘，十分熱鬧。戰士們一邊喝水，一邊憤慨地傾听着從擴音器裏發出來的無線電廣播員的激昂的聲音。

在喝水的人羣中，我們看見了影片的主角：八連連長張忠發和他的通訊員楊德才。

公路上人來人往，數不盡的行列在敵人的遠射程砲的砲火底下行進。這裏邊，有從前方轉運傷員下來的担架隊，也有從後方運輸彈藥和食品奔赴前方的騾馬車、牲口等。在這些運輸隊員和担架隊員中間，夾雜有朝鮮的老年人，婦女和姑娘們。

敵機在人們頭頂上空盤旋，砲彈在人羣中爆炸，公路上有人倒了下去，但是，人們越過了自已親人的屍體，仍然一邊听着廣播，一邊急急地向前奔走着。

擴音器裏傳出無線電廣播員响亮的聲音：

“美國侵略者為了擴大戰爭、破壞和平，他們在板

門店拒絕了和平談判以後，接着就在上甘嶺地區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他們想用鋼鐵來征服愛好和平的人民……”

我志願軍師指揮所。

在敞亮的辦公室的一角裏，師長崔國衛和政委兩人正俯身在一架安置在小桌上的收音機前收聽廣播。

從隔壁作戰科辦公室裏傳來電報機有節奏的噹噹噹聲和電話機的雜亂呼叫聲。

遠處的砲聲隆隆可聞。

這兩位師首長都顯得有些憔悴而困頓。鬚髮已白的崔師長現在正一邊聽着一邊心事沉重地不停地踱着步。

廣播員的聲音繼續着：

“……他們想把戰火永遠燃燒下去，從而進一步破壞遠東和世界和平。現在，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眼睛都在關切地注視着朝鮮上甘嶺地區祇有三平方公里的兩個山頭……”

師長聽到這裏，感到壓在自己肩上的担子是十分沉重的，他正想跟政委講些什麼，忽然聽見前沿陣地的砲聲突然緊急起來，他抬頭看了一眼牆上的掛鐘，時針正指十二點，就肯定地說：

“敵人又開始進攻了！”

接着，隔壁作戰科辦公室更加熱鬧起來，電話機此

起彼落，吵成一团。師參謀長手持電話筒在跟团的首長通話：

“喂！黃团長麼？我是參謀長！又開始了……什麼？”

嗓子沙啞的作戰科長也在嚷着：

“喂，是呀，後勤麼？喂！砲彈問題請直接跟政委彙報！”

这边，政委从桌上拿起听筒：

“喂，我就是……不行，六千發不行，今天必須把一万發砲彈送到前綫，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須完成任务！”

另一架電話鈴响，一位參謀拿起听筒，听後向師長說：

“朝鮮人民軍來電話！”

師長过去接过听筒，說：

“是的，又發動了，謝謝你們的配合，望多聯繫！”

門帘掀開，師參謀長顯得有些緊張，他進來說：

“師長，黃团長在電話裏報告：敌人又用八个連的兵力同時向我三連、六連、七連陣地猛攻，重點还是在主峯！”

“七連在主峯上边打得够苦了！”政委在一旁說。

“是的！”參謀長憂慮地說，“从早晨起敌人連續進攻了八次，我很忧心……”

師長向參謀長望了一眼，沒有作声，却轉身踱到窗口停住眺望，室內的空气立刻顯得沉重起來。這時，隔

壁作战科的吵嚷声已經停歇，祇听見牆上掛鐘的嘀嗒声和远处大砲的轟鳴。稍頃，師長轉过疲乏的身子，充滿自信地說：

“不，我們應該信任自己的連隊，我相信他們一定能够坚持到明天拂曉，等後边部隊上去的！”

師長隨即看了一眼牆上的鐘，問參謀長：

“八連連長什麼時候來見我？”

“快來了！”參謀長答。

朝鮮秋天的山景，美麗如画。

現在，太陽稍稍偏西。

在長滿火紅的楓樹与翠綠的馬尾松的山头上，我們看見八連連長張忠發急步向前走着。这位青年指揮員顯得生气勃勃，滿身像有股永远使不尽的力量，年紀大約有二十五、六歲。他的身後跟着臉色紅潤、十八歲的小通訊員楊德才，他們奔下一个山头又爬上一个山头，兩個人跑得滿头大汗。

他們現在登上了沿着陡峻的山边修舖起來的一直伸展到山頂的一級級土塔來到了師指揮所。这師指揮所安置在一座巨大山岩的峭壁下面。它的附近，人們進進出出，顯得十分匆忙。張忠發走到了隱藏在一塊大岩石下边的作战科办公室門前，低声吩咐楊德才說：

“你在这裏等我！”

然後，他自己順手打開木板門，一步跨了進去。

張忠發喘着氣走進了辦公室。人們都在緊張地埋頭於自己的工作，誰也沒有注意到他。他舉目向四周環顧一下，看見參謀長站在屋角的一張桌子邊正在打電話，師長嚴肅地坐在一邊。

“……是的，你們趕緊準備對付第十次進攻！”

等參謀長放下話筒，張忠發喊道：

“報告！八連連長張忠發奉命來見！”

師長聞聲回轉頭來，看見了氣喘呼呼、汗流滿面、筆挺挺地站在那裏的張忠發，顯然沖淡了他臉上原有的那種焦慮神色，站起身來問：

“你們營長通知過你們連的任務了麼？”

“通知了！”張忠發以立正姿勢回答說，“命令我們上主峯接收七連的陣地！”

“是的！”師長又變得嚴肅起來，“這是一個十分艱巨的任務，你清楚麼？”

“清楚！”張忠發不加思索地說，“我們全連戰士要我向師首長保證，我們決不讓敵人佔領我們陣地的一寸土地！我們連裏戰士們常說……”

“說什麼？”師長問。

“他們說，反正我們八連每次接受任務，上級總說是艱巨的，可是我們每次都完成了任務，所以他們說，反正八連只要有任務，總是艱巨的！”

“这是哪个战士說的？”師長追問道：“他叫什麼？”

这下可把我們这位年青的張連長問住了。但是，師長却盯了他一眼，帶些談諧口吻說：

“大概是他們八連連長張忠發自己說的吧？！”

張忠發站在那裏不敢作声，只听見師長說：

“跟我來吧！”

張忠發才尷尬地跟着師長走出作战科办公室去。

在那間敞亮的办公室裏，師長站在一具很大的上甘嶺陣地模型旁边，指點着对張忠發說：

“这就是你們要去的主峯，目前是敌我爭奪的焦點，如果我們把它丟了，那麼，上甘嶺兩個山头陣地就就很难守住，敌人也就会進一步向我主峯陣地五聖山方面進攻，你是清楚的，五聖山是整个朝鮮戰場上中綫的門戶，它的後面，你看，是一片大平原，我們無險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們和东綫的朝鮮人民軍後撤四十華里，你仔細估量一下这个形势看！”

師長說到這裏，向張忠發望了一眼，在一边踱起步來。

門帘掀開，進來一位軍裝上套着白色罩服，年紀約摸有四十上下的炊事員老王，他走進門來，看見師長在跟人講話，就想轉身悄悄退出去。但是師長却一眼發現了他，歉然地对他說：

“我就去，我就去！”

“麵条又快凉了！”老王嘴裏不滿地嘀咕着正要朝門外走去，猛然覺得屋裏的人有些面熟，便又轉過身來抬頭仔細一望，歡喜地喊着：“張連長，你來了！”

“是的，老王！”張忠發正雙眼盯在模型上，師長的話一直在他腦際盤旋着。現在被人一喊，驟然一抬頭，心不在焉地跟老王打了個招呼。

老王還想跟張忠發說些什麼，轉念間覺得這不是時候，便揮了揮手走出門去。

師長跟張忠發繼續說道：

“還要跟你說清楚：在敵人有充分準備的大規模進攻前面，我們是處在被動地位的。祇有盡量保存自己，用少數兵力去把敵人的後備力量大量消耗掉，才能把戰爭的主動權抓到自己手裏，也才能守住陣地。你懂麼？你們必須在山頭上少擺人，敵人的砲火把山頭已經削低了好幾尺啦，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要求你們在陣地上堅守二十四小時，然後派部隊去接替你們，這有問題麼？”

“首長，我們保證不把陣地丟掉！”

“陣地是決不能放棄的，張忠發同志！”剛在一邊審閱公文的政委走過來說道，“但是你們必須充分估計到困難條件：敵人在我們的運輸綫上用砲火擺了五道封鎖綫，使得我們白天不能活動，後續部隊和砲彈都不能按

時送到前邊去，在這種殘酷的鬥爭面前，你必須緊緊依靠連隊的黨……”

這時，門帘又被掀開，還是那位炊事員老王又探進一個頭來。師長看見了，就向政委跟張忠發說了一句：“你們談談吧！”自己就跟着炊事員走出去了。

師長走出門來，他在作戰科門口看見了獨自坐在地上海候着自己連長的楊德才。他打量了一下這個孩子，似乎很感興趣，站住問：

“你叫什麼？”

“三營八連通訊員楊德才！”楊德才見是師長，霍地從地上跳起來，十分神氣地立正答道。

“是個新戰士？”

“不！首長！我跟咱們連長已經一年多了，五次戰役、上嵎里戰鬥，我就跟連長在陣地上！”

“唔！那麼你一定清楚你們連長打仗時的那股子脾氣？”

“知道，首長！”楊德才緊張得冒了一頭汗，“連長打起仗來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陣地，我總是把水壺灌得滿滿的！”

“好的，好的！”師長說，“可是作為一個通訊員，你還要注意你的首長，不要讓他隨隨便便離開自己的指揮位置！懂麼？”

楊德才想了想說：

“噢……懂了！”

“師長還有什麼指示麼？”這時張忠發已經走出辦公室站到師長跟前。

“就這樣吧！”師長略略沉思了一下說。接着，他的臉色變得嚴峻起來：“你要記住，張忠發同志，這次是對我們的考驗，看我們能不能在三八綫上站住腳！”

下午四點鐘。主峯陣地上，砲火連天。

那座突出的大石崖下邊的掩蔽部裏，七連連長嘶力竭地對着步行機授話器在大聲叫喚，他身旁蹲着指導員孟得貴。石崖高處，年輕的通訊員站在上邊觀察敵情。

“什麼？……我是七連連長！營長，你等一等，我的耳朵給砲彈震聾了！”連長急忙將耳機交給孟得貴：“指導員，你來听！”

孟得貴接過耳機便喊起來：

“是的，營長！我們把敵人第十四次衝鋒打下去了……代價很大啊，營長！現在我們只剩一個排的兵力了！是的，我們一定堅持到明天拂曉……”

砲火突然轉移，那位年輕通訊員緊張地喊道：

“連長！敵人又上來了！”

連長用手勢指揮着坑道裏的部隊進入陣地。七連的